
避暑录话

宋·叶梦得

●卷上

杜子美《饮中八仙歌》：贺知章、汝阳王璵、崔宗之、苏晋、李白、张长史旭、焦遂、李适之也。适之坐李林甫譖，求为散职，乃以太子少保罢政事，命下，与亲戚故人欢饮赋诗曰：避贤初罢相，乐圣且衔杯。为问门前客，今朝几个来。可以见其超然无所芥蒂之意。则子美诗所谓衔杯乐圣，称避贤者是也。适之以天宝五载罢相，即贬死袁州，而子美十载方以献赋得官，疑非相与周旋者，盖但记能饮者耳。惟焦遂名迹不见他书。适之之去，自为得计，而终不免于死，不能遂其诗意，林甫之怨岂至是哉？冰炭不可同器，不论怨有浅深也。乃知弃宰相之重，而求一杯之乐，有不能自谋者，欲碌碌求为焦遂其可得乎？今岷山有适之{穴洼}樽，颜鲁公诸人尝为联句而传不载。其尝至湖州，疑为刺史，而史失之也。

李文定公坐与丁晋公不相能，中常郁郁不乐，旧中书省壁间有其手题诗一联云：灰心缘忍事，霜鬓为论兵。凡数十处，此裴晋公诗也，初不见全篇，在许昌

偶得其集，云：有意效承平，无功答圣明。灰心缘忍事，霜鬓为论兵。道直身还在，恩深命转轻。盐梅非拟议，葵藿是平生。白日长悬照，苍蝇谩发声。嵩阳旧田里，终使谢归耕。裴公之言犹及此，岂坐李逢吉元稹故耶？集中又有在太原题厅壁一绝句云：危事经非一，浮荣得是空。白头官舍里，今日又春风。则此公胸中亦未得全为无事人，绿野之游岂易得哉？裴公固不特以文字名世，然诗辞皆整齐闲雅，忠义端亮之气凛然时见，览之每可喜也。

裴晋公诗云：饱食缓行初睡觉，一瓯新茗侍儿煎。脱巾斜倚绳床坐，风送水声来耳边。公为此诗必自以为得志，然吾山居七年享此多矣。今岁新茶适佳，夏初作小池，导安乐泉注之，得常熟破山重台白莲植其间，叶已覆水，虽无淙潺之声，然亦澄澈可喜。此晋公之所诵咏，而吾得之，可不为幸乎？

欧阳文忠公在扬州作平山堂，壮丽为淮南第一，堂据蜀冈，下临江南数百里，真、润、金陵三州隐隐若可见。公每暑时辄凌晨携客往游，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

馀朵，以画盆分插百许盆，与客相间，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，以次摘其叶，尽处则饮酒，往往侵夜载月而归。余绍圣初始登第，尝以六七月之间馆于此堂者几月，是岁大暑，环堂左右老木参天，傍有竹千馀竿，大如椽，不复见日色，苏子瞻诗所谓“稚节可专车”是也。寺有一僧年八十馀，及见公，犹能道公时事甚详，迩来几四十年，念之犹在目。今余小池植莲，虽不多，来岁花开，当与山中一二客修此故事。

余家旧藏书三万馀卷，丧乱以来，所亡几半，山居狭隘，馀地置书囊，无几雨漏鼠啮，日复蠹败。今岁出曝之，阅两旬才毕，其间往往多余手自抄，览之如隔世事。因日取所喜观者数十卷，命门生等从旁读之，不觉至日昃。旧得酿法极简易，盛夏三日辄成，色如湓醴，不减玉友，仆夫为作之。每晚凉即相与饮三杯而散，亦复盎然，读书避暑固是一佳事，况有此酿。忽欧阳文忠诗有“一生勤苦书千卷，万事消磨酒十分”之句，慨然有当其心，公名德著天下，何感于此乎？邹湛有言：如湛辈乃当如公言耳。此公始退休之时寄北门韩魏公诗

也。

苏子瞻在黄州作蜜酒不甚佳，饮者辄暴。下蜜水腐败者尔。尝一之，后不复作。在惠州作桂酒，尝问其二子迈、过云，亦一之而止，大抵气味似屠苏酒。二子语及，亦自抚掌大笑。二方未必不佳，但公性不耐事，不能尽如其节度。姑为好事借以为诗，故世喜其名，要之酒非曲蘖，何可以他物为之，若不类酒，孰若以蜜渍木瓜、楂、橙等为之，自可口不必似酒也。

《刘禹锡传》信方有桂浆法，善造者暑月极快美，凡酒用药未有不夺其味，况桂之烈，楚人所谓桂酒椒浆者，安知其为美酒？但土俗所尚，今欲因其名以求美，亦过矣。

王荆公不耐静坐，非卧即行，晚卜居钟山谢公墩，自山距州城适相半，谓之半山。畜一驴，每食罢，必日一至钟山，纵步山间，倦则即定林而睡，往往至日昃乃归，率以为常，有不及终往，亦必跨驴中道而还，未尝已也。余见蔡天启、薛肇明备能言之。子瞻在黄州及岭表，每旦起，不招客相与语，则必出而访客

，所与游者亦不尽择，各随其人高下，谈谐放荡，不复为畛畦，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，或辞无有则曰：姑妄言之。于是闻者无不绝倒，皆尽欢而后去。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。其家子弟尝为予言之如此也。吾独异此，固无二公经营四海之志，但畏客，欲杜门，每坐辄终日，至足痺乃起。两岩相去无三百步，阅数日才能一往，一榻所处，如荆公之睡则有之矣。陶渊明确云“园日涉而成趣”，岂仁人志士所存各异，非余颓惰者所及乎？万法皆从心生，心苟不动，外境何自而入，虽寒暑可敌也。婴儿未尝求附火摇扇，此岂无寒暑乎？盖不知尔。余见世有畏暑者席地袒裼，终日迁徙求避，百计卒不得所欲。而道途之役，正昼烈日，衣以厚衲，挽车负担，驰骋不停，竟亦无他，但心所安尔。近有道人常悟住惠林，得风痺疾，归寓许昌天宁寺，足不能行，虽三伏必具三衣而坐，自旦至暮未尝欹偃。每食时弟子扶掖，稍伸缩即复跏趺如故。室中不置扇，拱手若对大宾客，而神观澄穆，肤理融畅，疾虽不差，亦不复作。如是七年，一日告其徒，语绝即化。余尝盛

暑屡过之，问重衣而不扇亦觉热乎，但笑而不答。夫心无避就，虽婴儿、役夫犹不能累，况如若人者乎？

卢鸿《草堂图》旧藏中贵人刘有方家，余往有庆历中摹本，亦名手精妙，犹记后载唐人题跋云：“相国邹平段公家藏图书，并用所历方镇印记。咸通初余为荆州从事，与柯古同在兰陵公幕下阅此轴。今所历岁祀倏逾二纪，荐罹多难，编轴尚存，物在时迁，所宜兴叹。丁未年驾在岐山，涿郡子蕃记”。又书“己酉岁重九日专谒大仪，遂载览阅，累经多难，顿释愁襟。子蕃再题”。邹平公，段文公也，柯古其子，成式字也，子蕃不知何人。涿郡盖亦卢氏望，兰陵公或云：萧邺其罢相出为荆州节度使，正咸通初，成式终太常少卿，则所谓大仪也。丁未，僖宗光启二年，己酉，昭宗龙纪元年，此书“宣和庚子，余在楚州，为贺方回取去不归”。当时余方自许昌得请洞霄思，卜筑于此山之下，视图中草堂、樾馆、桃烟、磴□、翠亭等眇然若不可及。今余东西两岩略有亭堂十馀所，比年松竹稍环合，每杖策登山，奇石森耸左右，诘曲行云霞中，不知视鸿居为如

何？但恨水泉不壮，无云锦池、金碧潭耳。谢康乐云：良辰美景，赏心乐事四者难并。天下咏之以为口实，韩魏公在北门作四并堂，公功名富贵，无一不备所欲，故无时不可乐，亦以是为贵乎？余游行四方，当其少时盖未知光景为可惜，亦不以是四者为难得也。在许昌见故老言韩持国为守，每入春常日设十客之具于西湖，旦以郡事委僚吏，即造湖上，使吏之湖门，有士大夫过即邀之入，满九客而止。辄与乐饮终日，不问其何人也。曾存之常以问公曰：无乃有不得已者乎？公曰：汝少年安知此，吾老矣，未知复有几春，若待可与饮者而后从，吾之为乐无几，而春亦不吾待也。余时年四十三，犹未尽以为然，自今思之，乃知其言为有味也。

近世学者多言中庸，中庸之不可废，久矣，何待今日？非特子思言之，尧之告舜曰：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所谓人心者，喜、怒、哀、乐之已发者也，道心者，喜、怒、哀、乐之未发者也，人能治其心常于未发之前，不为其发之所乱，则不流

于人心，而道心常存，非所谓中乎？通此说者不惟了然于性命之正，亦自可以养生尽年。《素问》以喜、怒、悲、忧、恐配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肾，而更言其所胜所伤，每使节其过而养其正，以全生保形，夫性已得矣。生与形固优为之特论，养生者分于五脏，而吾儒一于心，五脏非心孰为之制？是亦一道也。往岁有方士刘淳珏年百岁馀，乃以给使事夏英公。余尝见其为蔡鲁公言惩忿窒欲为损之义，甚有理，盖深于《素问》者。嘉祐未有黥卒，亦百馀岁，不知其姓名，时人以郝老呼之，善医，自言授法于至人，往来许洛间，程文简公尤厚礼之，为文简诊脉预告其死期于期岁之前，不差旬日。常语人年六十始知医，七十而见《素问》，每抚髀太息曰：使吾早得此书与医俱，吾不死矣。惜其见之晚而已伤者不可复也。孔子曰：仁者寿。此固尽性之言，何疑于医乎？

林下衲子谈禅类以吾儒为未尽，彼固未知吾言之深，然吾儒拒之亦太过。《易》曰：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状，原始要终，故知死生之说。

此何等语乎？若作善，降之百祥，作不善，降之百殃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，则因果报应之说亦未尝废也。晋宋间佛学始入中国，而未知禅，一时名流乃有为神不灭之论，又有非之者，何其陋乎？自唐言禅者浸广，而其术亦少异。大抵儒以言传，而佛以意解，非不可以言传，谓以言得者未必真解，其守之必不坚，信之必不笃。且堕于言以为对，执而不能变通旁达尔。此不几吾儒所谓“默而识之”，“不言而信”者乎？两者未尝不通。自言而达其意者，吾儒世间法也，以意而该其言者，佛氏出世间法也。若朝闻道，夕可以死，则意与言两莫为之碍，亦何彼是之辨哉？吾尝为其徒高胜者言之，彼亦心以为然，而有不得同者，其教然也。

欧阳文忠公平生诋佛老，少作《本论》三篇，于二氏盖未尝有别。晚罢政事，守亳，将老矣，更罹忧患，遂有超然物外之志，在郡不复事事，每以闲适饮酒为乐。时陆子履知颍州，公客也，颍且其所卜居，尝以诗寄之，颇道其意，末云：寄语瀛州未归客，醉翁今已作

仙翁。此虽戏言，然神仙非老氏说乎？世多言公为西京留守推官时，尝与尹师鲁诸人游嵩山，见薛书成文，有若“神清之洞”四字者，他人莫见。然苟无神仙则已，果有，非公等为之而谁，其言未足病也。公既登政路，法当得坟寺，极难之，久不敢请，已乃乞为道宫，凡执政以道宫守坟墓惟公一人。韩魏公初见奏牒，戏公曰：道家以超升不死为贵，公乃使在丘垅之侧，老君无乃却辞行乎？公不觉失声大笑。

欧阳氏子孙奉释氏尤严于它士大夫家。余在汝阴尝访公之子棐于其家，入门闻歌呗钟磬声自堂而发。棐移时出，手犹持数珠讽佛名具谢：今日适斋日，与家人共为佛事方毕。问之，云：公无恙时薛夫人已自尔，公不禁也。及公薨，遂率其家无良贱悉行之。汝阴有老书生犹及从公游，为予言公晚闻富韩公得道，于净慈本老执礼甚恭，以为富公非苟下人者，因心动，时与法师住荐福寺，所谓颺华严者，本之高弟，公稍从问其说，颺使观《华严》，读未终而薨。则知韩退之与大颠事真不诬。公虽为世教立言，要之其不可夺处不唯少

贬于老氏，虽佛亦不得不心与也。

《白乐天集》目载李浙东言海上有仙馆待其来之说，作诗云：吾学空门非学仙，恐君此说是虚传。海山不是吾归处，归则须归兜率天。顷读卢肇《逸史》记此事差详。李浙东，李君稷也，会昌初为浙东观察使，言有海贾遭风，飘海中一大山，视其殿榜曰蓬莱，旁有一院，扃扉巢甚严，花木盈庭，中设几案，或人告之曰：此白乐天院，在中国未来耳。唐小说事多诞，此既自见于乐天诗，当不谬。近世多传王平甫馆宿，梦至灵芝宫，亦自为诗纪之，曰：万顷波涛木叶飞，笙歌宫殿号灵芝。挥毫不似人间世，长乐钟声梦觉时。与白乐天院绝相类。乃知天地间英灵之气，亦无几为人为仙，不在此则在彼，更去迭来无足怪者。

苏子瞻亦喜言神仙，元祐初有东人乔全自言与晋贺水部游，且言贺尝见公密州道上，意若欲相闻。子瞻大喜，全时客京师，贫甚，子瞻索囊中得二十缣，即以赠之，作五诗使全寄贺，子由亦同作。全去，讫不复见，或传妄人也。晚因王黎又得姚丹元者，尤奇之，值

以为李太白所作赠诗数十篇。姚本京师富人王氏子，不肖，为父所逐，事建隆观一道士，天资慧，因取道藏遍读，或能成诵，又多得其方术丹药。大抵好大言，作诗间有放荡奇谲语，故能成其说。浮沉淮南，屡易姓名，子瞻初不能辨也。后复其姓名王绛。崇宁间余在京师，则已用技术进为医官矣，出入蔡鲁公门下，医多奇中。余犹及见其与鲁公言从子瞻事，且云海上神仙宫阙吾皆能以说致之，可使空中立见，蔡公亦微信之。坐事编置楚州，梁师成从求子瞻书帖，且荐其有术。宣和末复为道士，名元城，力诋林灵素，为所毒，呕血死。

张平子作《归田赋》，兴意虽萧散，然序所怀乃在“仰飞纤缴，俯瞰清流”，“落云间之逸禽，悬清渊之魮鯈”。吾谓钓弋亦何足为乐，人生天地之间要与万物各得其欲，不但适一己也。必残暴禽鱼以自快，此与驰骋弋猎何异？如陶渊明言“携幼入室，有酒盈樽”，“悦亲戚之情话，乐琴书以消忧”，此真得事外之趣，读之能使人盎然觉其左右草木无情物亦皆舒畅和豫。平子本

见汉室多事，欲去以远祸，未必志在田园，姑有激而言耳，宜其发于胸中者与渊明不类也。

杨子云言谷口郑子真耕乎岩石之下，名震于京师，世以为贤。吾谓子真非真隐遁者也，使真，方且遁名未暇，尚何京师之闻乎？若司马季主、李仲元乃当近之，然犹是世间知有是人也。彼世所不得知，如哭龚胜老人言：“龚生竟夭天年，非吾徒者”，或其人一。乃知此一流世固未尝乏，亦不必在山林岩穴也。自晨门荷篠、长沮、桀溺之徒，孔子固志之矣，虽其道不可以训天下，非孔子所得与，然每相与闻而载其言，亦微以示后世也。但士之涉世，者欲为此不可得，能为黄叔度，其犹庶几乎！盖虽未尝绝世，而世终不能为之累，所谓汪汪若万顷波者，非郭林宗无以知之，似优于子真。管幼安亦其次也，此二三人者幸生孔孟时，必皆有以处之。自唐而后不复有此类，往往皆流入为浮屠氏，故其间杰然有不可援者，惜其非吾党，难与并论。吾谓云门、临济、赵州数十人，虽以为晨门荷篠之徒可也。

白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，与元稹、

牛僧孺相厚善而不党于元稹、僧孺，为裴晋公所爱重而不因晋公以进李文饶，素不乐而不为文饶所深害者，处世如是人亦足矣。推其所由得，惟不汲汲于进，而志在于退，是以能安于去就，爱憎之际每裕然有馀也。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时年才五十八，自是盖不复出，中间一为河南尹，期年辄去，再除同州刺史，不拜，雍容无事，顺适其意而满足其欲者十有六年。方大和、开成、会昌之间天下变故所更不一，元稹以废黜死，李文饶以谗嫉死，虽裴晋公犹怀疑畏，而牛僧孺、李宗闵皆不免万里之行，所谓李逢吉、令狐楚、李珣之徒泛泛非素与游者，其冰炭低昂，未尝有虚日，顾乐天所得岂不多哉？然吾犹有微恨，似未能全忘声色杯酒之类，赏物太深，若犹有待而后遣者，故小蛮、樊素每见于歌咏。至甘露十家之祸乃有“当君白首同归日，是我青山独往时”之句，得非为王涯发乎？览之使人太息。空花妄想，初何所有，而况冤亲相寻，缴绕何已。乐天不唯能外世故，固自以为深得于佛氏，犹不能旷然一洗，电扫冰释于无所有之地，习气难除至是。要之若飘瓦之击，

虚舟之触，庄周以为至人之用心也，宜乎！

世言歙州具文房四宝，谓笔、墨、纸、砚也，其实三耳。歙本不出笔，盖出于宣州，自唐惟诸葛一姓世传其业。治平嘉祐前有得诸葛笔者，率以为珍玩云，一枝可敌它笔数枝。熙宁后世始用无心散卓笔，其风一变，诸葛氏以三副力守家法不易，于是浸不见贵而家亦衰矣。歙州之三物，砚久无良材，所谓罗文、眉子者不复见，惟龙尾石捍坚拒墨，与凡石无异。欧文忠作《砚谱》推歙石在端石上，世多不然之，盖各因所见尔。方文忠时二地旧石尚多，岂公所有适歙之良而端之不良者乎？纸则近岁取之者，多无复佳品，余素自不喜用，盖不受墨，正与麻纸相反，虽用极浓墨，终不能作黑字。惟黄山松丰腴坚缜，与他州松不类，又多漆，古未有用漆烟者，三十年来人始为之，以松渍漆并烧。余大观间令墨工高庆和取煤于山，不复计其值、又尝被命馆三韩，使人得其贡墨，碎之，参以三之一，既成，潘张二谷、陈瞻之徒皆不及。丧乱以来，虽素好事者，类不尽留意于诸物。余顷有端砚三四枚，奇甚，杭州兵乱，亡之。

庆和所作墨亦无遗，每用退墨砚磨不黑滞笔墨，如以病目剩员御老钝马。

世不留意墨者多言未有不黑，何足多较，此正不然，黑者正难得，但未尝细别之耳。不论古墨，惟近岁潘谷亲造者黑，它如张谷、陈瞻与潘使其徒造以应人所求者，皆不黑也。写字不黑，视之耄耄然，使人不快意。平生嗜好屏除略尽，惟此物未能忘，数年来乞墨于人，无复如意。近有授余油烟墨法者，用麻油燃密室中，以一瓦覆其上，即得煤，极简易，胶用常法，不多以外料参之。试其所作良佳。大抵麻油则黑，桐油则不黑，世多以桐油贱不复用麻油，故油烟无佳者。

宣和初有潘衡者卖墨江西，自言尝为子瞻造墨海上，得其秘法，故人争趋之。余在许昌见子瞻诸子，因问其季子过，求其法，过大笑曰：先人安有法，在儻耳无聊，衡适来见，因使之别室为煤，中夜遗火，几焚庐。翌日煨烬中得煤数两，而无胶和，取牛皮胶以意自和之，不能挺磊，块仅如指者数十，公亦绝倒。衡因是谢去。盖后别自得法，借子瞻以行也。衡今在钱
